

書業德

狀元閣女四書

神宗皇帝御製女誠序

禮稱天子理陽道以聽天下之外治后理陰
德以聽天下之內治男女正位化成俗美故
能不降階序而天下咸理朕以冲昧統膺鴻
緒仰承 聖母諄諄訓迪勉以法 祖親賢
勵學勤政爲務數年以來始克有省俛焉思
所以興道致理者庶無墮夫慈慮焉頃以中
宮正位 宗廟有助 聖母恐母儀之教未
闡迺取曹大家女誠一書俾儒臣註解以弘

內範蓋以此書簡要明肅足爲萬世女則之
規夙經 聖慈服膺誦法是以亟爲表章暨
仁孝文皇后內訓二書俾諸保傅姆朝夕進
講于宮闈爰以毓成淑德用奠坤維共襄乾
治則是書之功莫大焉仍鏤其副本頒示中
外使民庶之家得以訓誨女子有資闡教其
於刑于之化不無裨益云爾

詩三百篇首求淑女。易六十四卦爻著家人。此關雎所以爲王化之始。而正家所以可定天下也。閨門之教。今之人忽焉不講。而古聖人重之如是。善乎陳文恭公之言曰。有賢女然後有賢婦。有賢婦然後有賢母。有賢母然後有賢子孫。於是乎有教女遺規之刻。近日功間所傳女誡。女論語等。流風善政。猶有存者。無如翻刻麤陋。增損失真。僅供村塾師口授。而詩禮之門。庠序之士。反爲未見之書。世

風日下中饋不嚴。休其蠶織。嘻嘻終吝。每觀
一家之興替。繫乎內助之賢否者甚多。讀文
恭之書。慨焉有思古之懷。適坊友重謀劄劄
因爲校正授之。而并以書。

光緒丙子初夏吳縣潘遵祁跋

曹大家女誡

瑯琊王相晉升箋註

莆陽鄭漢濯之校梓

曹大家。姓班氏。名昭。後漢平陽曹世叔妻。扶風班彪之女也。世叔早卒。昭守志教子曹毅成人。長兄班固作前漢書。未畢而卒。昭續成之。次兄班超久鎮西域。未蒙詔還。昭伏闕上書。乞賜兄歸老。和熹鄧太后嘉其志節。詔入宮以爲女師。賜號大家。皇后及諸貴人皆師事之。著女誡七篇。

女誡原序

鄙人愚暗。受性不敏。蒙先君之餘寵。先君

父彪也。彪字叔皮。光武時官著作郎。典文翰名稱當時。賴母師之典

訓年十有四。執箕帚于曹氏。帚音肘。箕穢賤者之事也。謙言不敢當。今四十餘載

矣。戰戰兢兢常懼黜辱。戰戰兢兢恐懼不安之貌。黜遣退也。辱訶

責也。常懷恐懼之心。惟慮得罪於舅姑夫主也。以增父母之羞。以

益中外之累。婦道不修。或被遣責。則貽羞于父母。玷累于中外。中為夫

家。外謂父母。是以夙夜劬心。勤不告勞。音劬

渠。夙早也。劬勞苦也。告誇示也。言之事躬執婦道。備執勞苦。早暮雖亟憂勤。而不

敢誇示。而今而後。乃知免耳。今年已老。子

於人也。孫成立。庶幾

免於憂勤。吾性疏愚。教導無素。恆恐子穀負辱。

清朝

疏。闕畧也。無素。時訓時不訓也。子穀。大家子。曹穀字貽善。清朝。清明聖治。

之朝也。自言教子無疏常。聖恩橫加。猥賜恐其入仕。負罪于朝廷也。

金紫實非鄙人庶幾所望也。

言子幸無過蒙聖恩增其

爵祿。賜以金紫之榮。其實非我所敢望也。男能自謀矣。吾不復

以為憂。但傷諸女方當適人而不漸加訓

誨。不聞婦禮。懼失容他門。取辱宗族。

言男能服

官。自善其身。諸女時當出嫁。苟不教之以禮。或失禮節。容貌於他姓之門。而貽羞恥

於父兄。宗族也。吾今疾在沉滯。性命無常。念汝曹

如此每用惆悵

惆悵音綉帳。○惆悵憂憤也。言吾有疾久不能愈。恐

或死亡而諸女失教。是以常增憂憤也。

因作女誡七篇願諸

女各寫一通庶有補益俾助汝身去矣其

勗勉之

俾使也。言作此書以誡諸女。苟能奉行而不失。則可以補助其身而

無咎矣。去矣謂諸女于歸。行去母而歸夫家也。

卑弱第一

天尊地卑。陽剛陰柔。卑弱。女子之正義也。苟不甘于卑。而

欲自尊。不伏于弱。而欲自強。則犯義而非正矣。雖有他能。何足尚乎。

古者生女三日。臥之床下。弄之瓦。塼而齊告

焉。塼與磚同。齊音齋。下同。○詩云。乃生男子。載寢之床。載衣之裳。載弄之璋。乃生女子。

載寢之地。載衣之裼。載弄之瓦。寢之床。尊之也。寢之地。臥之床下。卑之也。裳。盛服。貴之也。裼。卽襁褓之衣。而無加焉。賤之也。璋。半圭。卿大夫所執。弄之璋。尊貴之執也。瓦。紡塼之瓦。織衽所用。女子之事。卑賤之執也。臥之床下。明也。齊告。告於宗廟也。○裼音替。

其卑弱。主下人也。弄之瓦塼。明其習勞。主執

勤也。齊告先君。明當主繼祭祀也。此申明前義。下人。謂

當執卑下之禮于人也。執勤。欲其躬親紡織

力任勤苦也。繼祭祀。謂職主中饋。潔其酒食

以助夫之祭祀也。孟母曰。婦人之禮。精主飯

幕酒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故有閨門之修

而無闕外之志。此之謂也。女子始生。卽以是

期之視之。其實婦人之道。亦卽此而無加也。

○幕音密。三者。蓋女人之常道。禮法之典教

闕。困上聲。

矣。謙讓恭敬。先人後己。有善莫名。有惡莫辭。

忍辱含垢。常若畏懼。卑弱下人也。此又申明三者之道

謙讓恭敬。不敢慢於人也。先人後己。不敢僭

於人也。有善莫名。不敢誇美。有惡。謂奉尊者

之命。而有為人所賤惡之事。但承命而行。莫

敢辭也。忍辱含垢。不敢致辨。常若畏懼。不敢

自安。卑弱下人之道盡矣。晚寢早作。不憚夙夜執務私事。

不辭劇易。所作必成。手跡整理。是謂執勤也。

劇音極。作起也。私事細務也。劇煩重也。言

當遲寢而早興。不憚深夜而躬為婦職。所務

之事。不問難易。惟期勤力操作。而必成之手

跡。完繕。整理必精美。而不粗率。執勤之道。於

斯盡矣。正色端操。以事夫主。清靜自守。無好戲

笑。潔齊酒食，以供祖宗。是謂繼祭祀也。齊如字。

言正其顏色，端其操行，以事其夫。幽閒貞靜，言笑不苟，潔治整齊酒食祭品，以相夫主而

供先祀，是繼祀之道盡矣。三者苟備而患名稱之不聞黜

辱之在身未之見也。言為婦人能下於人習執勤勞承繼祭祀三者

咸備則名譽彰著於內外。黜辱不及於身矣。三者苟失之何名稱

之可聞黜辱之可免哉。無是三者則黜辱必不能免。又何名譽之

可稱哉。

夫婦第二。三者既備然後可以為婦。然夫婦之道又不可不知也。故

次夫婦

第二

夫婦之道參配陰陽。通達神明。信天地之弘

義。人倫之大節也。參。合也。弘。大也。言夫婦之禮。陰陽配合。綱維之義。感

格。神明。乃天地之大經。人生之大道也。是以禮貴男女之際。詩

著關雎之義。由斯言之。不可不重也。言聖王制禮。始

謹於男女之別。夫子刪詩。首列關雎之篇。文王好逋淑女。以成其內治之美。夫婦之道。人

倫之始。不可不重也。夫不賢則無以御婦。婦不賢則無

以事夫。夫不御婦。則威儀廢缺。婦不事夫。則

義理墮闕。方斯二者。其用一也。御。節制也。事。敬奉也。天不

賢明。則威儀廢失。不足以御其婦。婦不貞淑。則義理蕩逸。不可以事其夫。二者均不可失。

察今之君子。徒知妻婦之不可不御。威儀之

不可不整。故訓其男。檢以書傳。言當世之君子亦知治家

之道。亟知妻妾之間。不可不御之。以禮而整肅其威儀。故時檢古書經傳。以訓其子孫。

殊不知夫主之不可不事。禮義之不可不存

也。非不知之。但重於男而畧於女。謂不可語以詩書經傳之義也。是以當時無女教之

書。而女子鮮知事夫之義。未明閨門之禮。但教男而不教女。不亦

蔽於彼此之數乎。蔽偏蔽也。言男女之訓。其義一也。知此而不知彼。不

亦偏禮。八歲始教之書。十五而至於學矣。獨

不可以此為則哉。古禮。男女六歲。教之數目。方名。七歲。男女不同食。不

共坐。八歲。男入小學。而就外傳。十五則入大學。女八歲。親姆教訓。以禮讓。教以織經組紉。十五而笄。二十而嫁。此言男子既知教。以詩書矣。女子獨不可教。以禮讓乎。

敬順第三

前章但言夫婦之大端。不可不教。以為婦之道。此章方發

明敬順之禮。敬順。即首章卑下習勤之事也。

陰陽殊性。男女異行。陽以剛為德。陰以柔為

用。男以強為貴。女以弱為美。故鄙諺有云。生

男如狼。猶恐其虺。生女如鼠。猶恐其虎。

行去聲。虺。

音汪。言陰陽男女。性行各別。陽剛陰柔。天之道也。男強女弱。人之性也。鄙俗之言曰。生男如狼之強。猶恐其有猛虎之強。槩極言之也。鼠之伏。猶恐其有猛虎之強。槩極言之也。

然則修身莫如敬。避強莫如順。故曰敬順之

道為婦之大禮也。敬者修身之本也。順者事夫之本也。故為禮之大者。

夫敬非他持久之謂也。夫順非他寬裕之謂

也。持久者知止足也。寬裕者尚恭下也。夫音扶。

夫婦之久非一時之敬久而能敬故借老而不衰亦非一時之順寬裕溫柔故含容而弱

順止足安分故於夫無求全之心而敬可久寬柔恭下故於夫多含弘之度而順可長則

敬順之矣。夫婦之好終身不離。房室周旋遂生

媒黷。媒音襲。黷音讀。媒戲慢也。黷忤觸也。言夫婦有終身之好。閨房狎翫而戲侮

日生則敬順。媒黷既生。語言過矣。語言既過

縱恣必作。縱恣既作，則侮夫之心生矣。此由

於不知止足者也。媒則不敬，黷則不順，敬順

恣而無忌，凌侮其夫，無所不至矣。由於不知

足而求全責備，不安分而放縱自強，不明敬

道也。夫事有曲直，言有是非，直者不能不爭，

曲者不能不訟，訟爭既施，則有忿怒之事矣。

此出於不尙恭下者也。夫音扶。訟者理本，

婦之間，言語乖侮，則爭訟日生。忿怒相向，而

不安於室，苟能寬裕溫柔，恭順卑下，何至於

此。侮夫不節，譴呵從之，忿怒不止，楚撻從之，

夫為夫婦者，義以和親，恩以好合，楚撻既行，